

万众一心征腐恶

——文艺评论集

6.7

人民出版社

万众一心征腐恶

——文艺评论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

1977年3月第1版

197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00·193 定价：0.20元

目 录

一篇讨伐“四人帮”的檄文

——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

光一张大字报的前前后后……新华社记者(1)

这一炮开得好……《人民日报》短评(11)

万众一心征腐恶

——首都文艺界愤怒声讨“四人帮”利用文艺

反党的滔天罪行……新华社记者(14)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任 平(21)

三月的租界……鲁 迅(25)

江青是欺世盗名的政治扒手

……人民文学出版社批判组(29)

藐其华衮 示人本相

——评姚文元的尊孔言论及其它……柯文平(36)

姚文元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

……甘竟存(44)

到底为谁树碑？为谁立传？

——评“四人帮”的所谓反“真人真事”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批判组(49)

为谁张目？同谁战斗？

——评“四人帮”授意炮制的黑文《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文化部批判组（54）

“四人帮”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
动实质……………文化部批判组（60）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杨志杰 朱兵（70）

一份按“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办”的反面教材

——揭露“四人帮”炮制反动电影《盛大的节日》
的罪恶用心……………上海电影制片厂大批判组（84）

利用文艺进行反党活动的一次拙劣表演

——揭露“四人帮”炮制毒草影片《欢腾的小
凉河》的阴谋……………左峻文（95）

一篇讨伐“四人帮”的檄文

——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

青年教师李春光一张大字报的前前后后

十一月十七日，工人体育馆里群情激愤，首都文艺界万人批判“四人帮”的大会在这里举行。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的一位代表登上讲台，义正辞严地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镇压革命群众，在文艺界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滔天罪行。她在发言中宣读了去年八月该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同志一张大字报的一些主要内容。这张革命大字报曾象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四人帮”。“四人帮”恨得要命，江青暴跳如雷。“四人帮”的吹鼓手姚文元咬牙切齿地宣布这张革命大字报为“反动大字报”。他们对大字报的作者百般进行迫害，今年六月更勒令将作者隔离审查，并且大肆追查大字报的同情者和所谓幕后策划者。直到“四人帮”被揪出来，作者才得到解放。虽然去年八月作者写这份大字报的时候，还不可能指名道姓批判“四人帮”，而只是批判了“四人帮”几个亲信控制的文化部，但是作者的矛头所向，明显地是对着“四人帮”的。这篇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辞锋锐利，一针见血，因此，在首都文艺界这次万人批判大会上，激起了到会群众一阵又一阵热烈

的掌声。人们从这份大字报和它的经历，看到了去年以来围绕着电影《创业》所展开的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的一个侧面，受到了生动的教育。

去年二月，为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高唱赞歌的彩色故事影片《创业》上映以后，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情赞扬。“四人帮”一伙便倾巢出动，大打出手。他们编造罪状，妄图把这部优秀影片一棍子打死。那个自称“文艺革命旗手”的江青，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创业》横加指责，罗织罪状竟达十条之多。什么给刘少奇“涂脂抹粉”呀；什么写了“真人真事”，“后患无穷”呀；甚至诬蔑影片主人公周挺杉是个“鲁莽汉子的形象”；更有甚者，他们竟以所谓“主要人物语言概念化”为理由，攻击影片“使用了主席语录和国际歌歌词”！这决不是一部影片的优劣之争，而是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四人帮”扼杀《创业》的罪恶目的，是妄图砍倒毛主席亲手树立起来的大庆红旗，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陷害在毛主席领导下一贯支持和爱护大庆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工农兵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的公愤。《创业》的作者忍无可忍，上书伟大领袖毛主席。

去年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创业》作者的这封信上作了光辉的批示，严厉批判了“四人帮”，给了《创业》及其作者以热情的支持。对毛主席的批示，广大文艺战士热烈拥护，奔走相告，“四人帮”一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继续玩弄阴谋，采取封锁、贬低、歪曲等各种卑鄙手段对抗毛主席的批示。但“四人帮”的黑手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在毛主席批示的鼓舞下，文艺界沸腾起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文艺界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

义路线，同“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春光这张大字报就是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诞生的，是这场斗争的一部分。

去年八月初，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广大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的光辉批示。八月二日和四日，在作曲理论系的讨论会上，青年教员李春光同志先后三次发言。许多同志从心底里赞同他的发言，但也有不少同志为他暗暗捏着一把汗。李春光同志也知道，他的发言将招致“四人帮”的打击报复。但是，他决心去迎接这场斗争。会后，他把发言整理成文。八月八日，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了这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争相传抄。当时，因为毛主席对《创业》作了批示，“四人帮”不得不采取比较隐蔽的手段进行压制打击。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封锁这张大字报，不准传抄。“四人帮”的吹鼓手姚文元更严密控制舆论机关，不准把大字报的内容报告毛主席、党中央，也不准反映文艺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批示的真实情况，他们想伺机进行反扑。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他们另搞一套，妄图乘机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不仅如此，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在文艺界大开“排炮”，杀气腾腾地向反对他们的干部群众反扑过来，镇压的对象之一就是这位三十五岁的普通干部李春光。今年春天，他们一再催逼对李春光进行所谓“批判教育”。今年六月份更强令“采取果断措施”，“组织强有力的班子”，对李春光“立即进行隔离审查”。“四人帮”一面迫害李春光，一面大肆追查大

字报的同情者，特别是严厉追查所谓幕后指挥者、策划者，扬言“不管牵涉到什么人都可以”，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

历史是无情的。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为人民除了大害。李春光同志一年前写的这张大字报也得以重见天日。在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这张革命大字报将继续发挥它的战斗作用。现在，我们来读读这张大字报的一些主要段落吧！大字报写道：

“主席《七·二五批示》惊天动地。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心里很激动。《批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对于主席《批示》的伟大意义，现在来做结论为时过早，其伟大意义不比六三、六四年的两个批示稍差，这种意义必将一步一步地、日益鲜明地显示出来。同志们的发言，许多我完全同意，有的我不同意。文化部对待《批示》的态度如何？从今天的传达会来看，我很不满意。部核心组最后有个表态。我对这个表态的评论是四个字，言之无物。你们犯那样的错误，为什么连发动文化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学生给你们提意见，帮助你们认错、改错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帮助你们分析、批判《十条》？《十条》说，对于《创业》‘不可等闲对待’，这句话很好，完全适用于《十条》本身。《十条》是个带原则性、带政策性的大问题，决‘不可等闲对待’。应当让群众研究、分析、批判。不批判《十条》，不利于领会主席《批示》。正如《创业》是一部政治上、艺术上都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一样，《十条》也是一篇内容上，乃至语言上都不可多得的奇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应该发动群众严肃批判。我认为《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于安定团结，是和安定团结唱反调、唱

对台戏的，是反对安定团结的。如果贯彻《十条》，还有什么安定团结？文化部领导同志应当拿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气魄来，号召群众来批判《十条》，帮助你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十条》的产生非常奇怪。工农兵表示热烈欢迎的作品，中央批准了的事情，文化部竟然可以推翻。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几个负责人当初赞成，后来又反对，又判处死刑，这样出尔反尔，是怎么回事？雷刚说他不懂共产党的王法，你们懂不懂？什么是王法？无产阶级的王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你们搞这个《十条》，一不要马克思主义，二不要民主集中制，三不要群众路线，四不要无产阶级纪律，你们是目无王法！这么搞，究竟是为为什么呢？究竟怀着一颗什么心呢？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文化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可是你们却不爱工农兵所爱，你们的心不是贴着工农兵的心。你们这个《十条》给工农兵头上一棒，打得他们不知所向，你们这个《十条》向中央示威，表示中央决定了的，你们也敢于推翻。这岂非咄咄怪事？！

“有的同志说《批示》最重要的是末尾一句，我同意，也不完全同意。《批示》的每一句话都是极为重要的。头一句话就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建议通过发行’。事情到了一部影片（工农兵所欢迎的好影片），不由主席亲自出来讲话就不能通过，不能发行，就要推上断头台。事情到了这样地步，还不令人怵目惊心吗？‘不要求全责备’。有同志说，《十条》的不妥仅在过于‘求全责备’。我不同意这种理解。因为主席接着就指出：‘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

了’。这个话是很愤慨的。十条大罪，哪一条站得住脚？哪一条有根据？无非是鸡蛋里挑骨头，不是骨头，也硬要说成骨头。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这是为什么啊！不知道哪里出来这么大的仇恨。什么提到党中央就是美化刘少奇，哪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会发生这样怪诞的联想，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意见是怎么想出来的。实在是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

“所谓‘树碑立传’。请问，给谁树了碑？给谁立了传？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去过大港油田，有的去过大庆，到那里的人谁能不受感动？千千万万石油工人，连同他们的领导，例如当年大庆工委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人民，他们的巨大功绩永世不可磨灭。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代表。要说‘树碑立传’，这部影片是给中国无产阶级树了碑，立了传。不应当吗？不允许吗？做了这样一件完全正义的事情就有罪？！就该死？！就叫什么‘后患无穷’？！真是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未免太过分了吧！

“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主席这个指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非常深刻，非常英明。当前的文艺政策，文化部所掌握着的文艺政策，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不能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不能适应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应当调整。有同志说这句不好理解。深刻理解确实不容易。但我觉得讲的什么意思还是不难懂的。我目前的理解就是如此。错了请批判，斗争。

“例如干部政策。毛主席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说要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说批判错误路线不要着重子

个人责任。说共产党只能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文化部执行了多少？文化部的老干部解放了几个？使用了几几个？难道真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都该打翻在地，永世不许翻身？别人不了解，我讲一个马可，审查了六、七、八、九年，没有发现敌、特、叛之类问题，大体上是犯了路线错误。我和马可还不熟，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据我看，马可这样一个同志，当年满怀激情，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号召，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还有另一些好歌。这些作品鼓舞过千百万革命战士冲锋陷阵，杀敌立功，总算是做过一点小小的好事吧？功劳不敢和你们比，比你们小一万倍，总还是有一点吧。我听说他向群众做检讨，末尾一句话是：如果允许的话，愿以有限之余生，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小的工作。这句话你们听见没有？犯了一点错，认了，下决心改，请求给一点小小的工作，以期将功补过。这个要求你们不能给予一点点小小的考虑吗？九年时间不算短，一个干部一生能有几个九年？这类事情群众早有意见，不能讲，讲了就犯罪。”

大字报指出：对有的文艺干部及其作品，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多次过问，可是文化部的几个头头就是不听。作者极其愤慨地写道：“总理的话，你们可以置若罔闻。你们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你们竟可以不服从国务院总理！总理指示，对你们不过是耳边风，耳边风也不顶。对于全国人民、世界人民深深敬爱的总理，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几十年如一日，对党、对人民一片忠心赤胆，不避艰危，不辞辛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好干部，你们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为亿万人民所不容！对于这件事，人民有权要求你们沉痛检讨，低头认罪！”

大字报接着说：“很多同志发言指出文化部没有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我同意，不重复。文化部当前整个干部情况我不了解。不是不敢讲，没有调查不能讲。但仅就我所知道的单位而言，我想起列宁一句话：‘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页）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我可以指名道姓，何必隐晦？

“批‘行帮’。什么叫行帮？据说就是宗派。很好。这是该批的，非批不可。但是你们文化部头头有没有行帮？你们有没有‘哥们儿义气’，有没有‘好处想着点’，‘问题兜着点’？有同志发言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出你们有行帮，而且指出你们是文艺界危害最大的行帮。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支持，对这种敢于直言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表示钦佩！”作者在这里又举了几个例子，都是在“四人帮”发动的所谓批行帮中受到打击的同志。作者指出，哪怕他们“有一万个缺点、弱点和错误，办过两万件蠢事”，但至少在某些革命文艺作品的创作中尽过心力，“至少是一个愿意进步、愿意革命的共产党员，一个并无阴谋诡计、并无暗算之心的磊落正派之人。批行帮就批此类人，名曰反宗派，不知要想干什么。”

大字报接着写道：“理论研究。这几年来，文化部组织发表过几篇稍为认真地研究马、恩、列、斯、毛主席文艺著述的文章？发表过几篇认真研究鲁迅美学思想的文章？例如‘创作原则’，什么是革命文学艺术的根本的创作原则？主席讲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快二十年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最根本的创作原则，唯一的、

最正确的创作原则。是唯一，不是唯二。你们几时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几时号召研究过这个问题？搞什么创造发明！不讲马克思，不讲列宁，不讲主席，不讲鲁迅，专讲一些伟大发明。你们比马克思还高明！某些读也读不懂的文章，连文法、句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的语言概念也是不管的。即如《十条》讲‘艺术上的严重错误’，一个作品的艺术性可有高下之分，粗细之分，等等，什么叫艺术上的对、错？谁能讲得清楚？这样高超的美学见解，真是闻所未闻！

“有同志谈到刊物问题，创作问题，我同意，不复述。据说主席近年对此均有指示。但是，主席的话你们听几句？人民要求作品，要求刊物，你们谈起这个问题就责怪张三、李四，反正，事情没有办好，都是别人的罪过，有了功劳都是你们文化部。

“学理论，讲缩小差别，限制法权。你们天天以此教训别人，自己实行得如何？看来鲁迅的预见性大为不足。一九三〇年，鲁迅告诉左联的作家，不要以为革命成功后，工农大众会请你们坐特等车，吃特等饭，也许黑面包也吃不成。现在我们的革命文艺战士何等走运！特等衣、特等饭、特等车。列宁处分给他加薪的总务人员，主席批评长征路上给他捉鱼的警卫员，马克思以饿肚皮为寻常之事。今天很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你们就是特级功臣，理应吃特等饭，穿特等衣，坐特等车。还不够，据说还要发展，文艺战士还要进一步分成特特级、特级、上级、低级，等等。搞的什么乌烟瘴气的鬼名堂！鲁迅在天之灵，未知作何感想。这件事影响所及，早已超出样板团。大家有意见，包括身受其‘惠’的样板团的许多同志。但是，不能讲。讲了就是‘炮打’。炮打你文化部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发言就是‘炮打’。你文

化部的老虎屁股真的摸不得吗？偏要摸！文化部负责人什么时候讲过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什么时候容忍过半句批评意见？你们一句话就是玉皇大帝的圣旨，大家只能‘唯唯’，‘诺诺’。主席《七·二五批示》尚且说**建议通过发行——**你是主管部门，中央主席**建议**你如此办理。一九七〇年五月九日，总理对音乐学院的运动作了一系列完全正确、非常重要的指示之后，对群众说：‘你们看这些意见能不能供你们参考？’你们什么时候表现过半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风格？！

“这些意见，希望转告部领导。希望你们听（不是‘听从’的‘听’，我岂敢如此。是‘坏话、好话都要听’的那个‘听’）。不听也无可奈何。打击报复也可以。这可使政治、理论、思想、意志、道德上受到大的锻炼。这件事非常之好。

“主席批示是一把火。伟大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火。谁想扑灭是办不到的。文化部似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概，这样做我看行不通。不要低估了主席的力量。不要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不要低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今天讲这么多。错了大家批评。”

新华社记者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这一炮开得好

《人民日报》短评

敢想敢说敢写敢贴，敢于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青年教师李春光同志一年零三个月以前的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四人帮”不是把那个《答卷》作者吹捧为什么“反潮流”的英雄吗？其实，那不过是一个反革命小丑。李春光同志的大字报，真正表现了革命的反潮流精神，他反的就是“四人帮”的那股反革命逆流！

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着的文艺领域里，曾经妖雾弥漫，是非颠倒。他们实行白色恐怖，扼杀真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公然封锁，封锁不成就贬低、歪曲，甚至篡改。对不跟他们走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概打倒，对不符合他们要求的文艺作品一概排斥。他们当时是披着马列外衣、打着革命旗号的“庞然大物”，广大革命同志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敢怒而不敢言。也有很多同志用各种方式反对他们，抵制他们，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李春光同志正是这种坚

强战士中的一位，他用这张大字报向“四人帮”开了震耳发聩的一炮。

这一炮打得好，打得准，打得有力！在“四人帮”垮台以后的今天，重读这张大字报，依然使人感到亲切，受到鼓舞。它义正辞严，有的放矢，摆事实，讲道理，尖锐泼辣，痛快淋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对敬爱的周总理的衷心拥护，也充满着对“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无比鄙视，对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强烈仇恨和辛辣的嘲讽。在去年八月那个乌云翻滚的时刻，这份大字报的确说出了广大革命文艺战士的心里话。

“四人帮”及其爪牙，对革命的反潮流精神，从来是拚命压制的。对李春光同志，他们更是无情打击、残酷斗争。这个素来标榜“支持青年造反派”“反潮流”的反动行帮，这时候完全撕下假面具，气急败坏地又是对李春光同志“隔离审查”，追查“后台”，又是对他周围的同志，甚至对看过这张大字报的革命群众，都三番五次地盘问、审查，妄图打击李春光和一大批革命同志。这一事件，典型地暴露出“四人帮”在文艺界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专政。

但是，正如辛春光同志大字报里写的那样：“打击报复也可以。这可使政治、理论、思想、意志、

道德上受到大的锻炼。这件事非常之好。”确实是非常之好！不仅李春光同志和革命同志受到了考验和锻炼，而且再一次有力地证明：尽管反动路线一时多么猖獗，终究会被革命路线所战胜的。“四人帮”反党集团虽然曾经猖狂于一时，却逃脱不了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可耻下场。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